



# 车轮上的梦想



尹羽昆

“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但离目的地还很远，水和食物都已经耗尽了，在山腰处还遇到了下雨，独自爬行大坡，百里无人区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地方，高原寒夜，一路推车前进，从来没有那样饿过，感觉呼吸也极为困难，头昏脑涨，身体已经完全透支了。但只能在悬崖绝壁边上行走，感觉随时都可以

晕倒跌落山崖，当时已经有了死的想法，扔掉了背包里所有有关生命的电器和鞋物。感觉每分钟都在经历着死亡的考验。就在过了垭口后看到了山上隐约散落的灯光，有了希望，我艰难地挪动，每走一步呼吸好几次，身体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感觉水分已经被榨干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我不能停，停下来就会睡死过去，而坚持就有生的可能。从下午4点到凌晨3点多，终于在下一个垭口看到了一个牧民帐篷，跌坐在帐篷口已经动弹不得，我开始嚎哭，但没有眼泪。牧羊犬一个劲儿地叫，迷迷糊糊中我被牧民夫妇拖进满是奶腥味的帐篷，喝了不知道多少的酥油茶，然后就昏睡过去了。”

说起这段骑行路上的惊险经历，眼前这个将近1.8米的黝黑的男孩讲得绘声绘色的，讲到兴起之处眼里还闪着点点晶莹的光芒：“第二天早上醒来

走出牧帐，就看到了那对终身难忘的牧民夫妇。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，我也听不懂他们说啥，我一个劲儿地拉着他们的手说谢谢，他们真诚淳朴地微笑着，笑里有羞涩有慈爱，让人热泪盈眶。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帐篷外明媚的阳光、牧羊犬、手捻大串菩提的忙碌老人、黄色野牛、牛粪、高山草甸、清冷的空气、远处雾蒙蒙的山……在所有的交谈中，我们彼此只听懂了拉萨两个字，于是拉萨成了更高的圣地。”

这个勇敢又柔情的骑行者就是晋中小伙儿原驰。原驰说，首次接触骑行是在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参加了一个骑行俱乐部，和伙伴们结伴骑过了山西的各个城市，又辐射到周围陕西的延安—西安—汉中线，河北石家庄—承德—坝上草原线，河南洛阳—郑州线、山东济南—青岛线，还有北京、天津等地方，在暑假的时候骑过了川藏线。在大学时他就完成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梦想，把宝贵青春融入了骑行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梦想上。

“本以为这些路程会是我骑行的终结，但我真正走出校园，走上社会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只有不断骑行才能给我生命带来新鲜的活力与意义，我的骑行梦就不断地扩大膨胀，在一番与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下，我还是选择了开始独自环华骑行。”

他最先踏上了到西藏的朝圣路，选择了山西—陕西—四川—重庆—贵州—云南—拉萨—南宁—线，之后又骑行到中国万里海疆丹东—唐山—天津—山东—江苏—上海—南京—浙江—福建—广东—海南岛—广西边防城，随后又去领略了广阔的草原之景，走了太原—忻州—朔州—大同—左云—右玉—杀虎口—内蒙古草原一线。他说，这次骑行了大概有5万公里，中途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现在，原驰将自己的爱好发展成了事业，他在大学城成立了一家户外俱乐部。未来他将继续和他心爱的自行车一起，骑行东南亚，环游欧洲，走遍印度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他都会把这个梦慢慢完成。



## 月季靓龙城

成 石

6月正是月季花盛开的季节，太原市举办了第一届月季文化节，展示各种月季美丽的花姿和缤纷的色彩。到迎泽公园参观了各展区的月季花后，我又骑行在太原的街道上，一路欣赏着街道两旁的月季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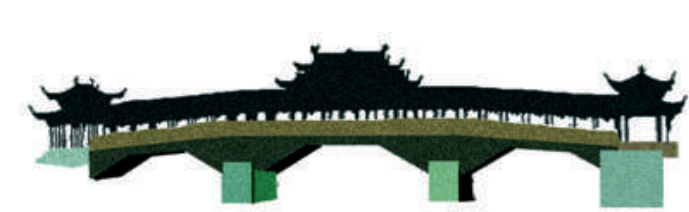
月季属蔷薇科植物，它与玫瑰、蔷薇被誉为“蔷薇园三杰”。月季原产于我国，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，1780年经印度传入欧洲，并被推崇为“花中皇后”。从古至今，文人墨客对月季也情有独钟。宋代杨万里赞美它：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一尖已剥胭脂萼，四破犹包翡翠茸。别有香超桃李外，更同梅斗雪霜中。折来喜作新年看，忘却今晨是季冬。”东坡居士更是感慨万分：“牡丹最贵唯春晚，芍药虽繁只夏初。唯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长占四时春。”

新建路街道中心的花坛与路旁都栽植了树状月季，一眼望去，姹紫嫣红的月季花沿着整洁的街道伸向远方，宛如五彩缤纷的彩带系在街道上，装饰着川流不息的街道。树状月季又称月季树、玫瑰树，是通过扦插、嫁接、修剪、整形等园艺手段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月季。

骑行到滨河路上，路旁的月季花更为繁盛，有微型月季、丰花月季等品种，而丰花月季更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丰花月季花开繁密，花期也长，从春末开到秋季，真是“月月开花月月红，一年独占三季春！”丰花月季品种多样，“暗恋的心”通体藕荷色，层层花瓣包裹着花蕊，好似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；粉红色的“梦光环”花瓣繁多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迷人的光泽；紫红色的“暮光之城”花边像起伏的波浪，且香气浓郁，芳香四溢；“红从容”和“黄从容”是经典的丰花月季，它们花容艳丽，从容地开放，装扮着路边的风景。

我又来到滨河公园欣赏大花月季。大花月季其实就是花型较大的月季，花茎有1米多高，花开灿烂，品种繁多。从夏季开始，各种颜色的月季花月月开放，花朵硕大，花形丰满，一眼望去给人以雅洁别致的感觉，而空气中更是散发着浓郁的香味，沁人肺腑，余香袅袅。

月季花不仅具有牡丹的华贵和清香，还蕴含着玫瑰不卑不傲的品格；它不似牵牛、藤萝寄人篱下，没有趋炎附势的媚态，却有梅花傲霜斗雪的风骨；它也不像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，华而不实，却月月繁花似锦，扮靓着美丽的太原市。



## 廊桥遗梦

温 虹

穿行在这里的坊间里巷，想起了顾城的那首诗——小巷/又弯又长/没有门/没有窗/我拿把旧钥匙/敲着厚厚的墙，生出一种穿越回明清时代的错觉，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白色高耸的马头墙上，流下一道道斑驳的黑色雨痕，青苔爬满墙脚，看起来就有一点散乱和迷离。

推门进入由厅堂、天井、上下两层厢房围出的合院里，就进入了一个处处充满隐喻的世界，每一处院落，都隐藏着一段段当年主人外出闯荡、富贵还乡的传奇往事，迷局重重。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敬序堂，迎面靠墙摆一条长几，案上置一台闹钟、几对瓷瓶，墙上挂一面方镜，看似平平常常，却暗中布出了“终身（钟声）平（瓶）靖（镜）”“东平（瓶）西靖（镜）”的局，我们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妄言。每一扇门、每一叶窗，或雕一段段栩栩如生的历史典故，直抒忠孝节义的家国情怀，或刻花鸟虫鱼，含蓄地隐喻出福祿寿喜的美好期待，淋漓尽致地秀着永无止境的雕刻技艺。走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俞氏客馆里，12座格扇门的腰板上，浮雕出96个不同字体的“寿”字，经人指点，又在屋内寻出3个“寿”字，最后加上客馆“寿”字形建筑布局的想象，虚实结合，凑数组成了“百寿图”……自始至终，目光就被不厌其烦的雕刻所吸引。主人将一生的经验和追求化为祖训，寓富于繁杂的精髓细刻中，在人们的艺术欣赏里代代传承。

清溪穿村而过，远望溪中似有一艘行船，颇不协调地横载着一栋宽度远超船身的长框阁楼，卡在河道上一动不动。

那是一座迎水一侧建成船头模样的桥墩，桥墩上，横梁与立柱由卯榫连接成长矩形木架，木板平铺成桥面、斜铺成廊顶，顶覆黛瓦，遮住了雨，挡住了烈日，一座取名“通济桥”的廊桥便横空出世，唯美这里的时光。三两知己结伴的仲夏，星光洒落老树的枝丫，暮夜抚一曲琵琶，河风吹来凉爽。廊桥又见证了多少场送别、等候和重逢，送别的人也如我现在一样伫立桥头，目送外出闯荡乡民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一定悄悄做起了重逢的梦。千年以后，繁华落幕，是否有人还在这里等候。

桥面不宽，仅容三四人并排通过。沿桥栏杆架起半人高的木板，原本匆匆而过的行人，坐下来背靠或斜倚栏杆眺望。槛外雨潺潺，无限江山。下游不远处，一座木架桥自横，没有护栏，窄窄的拒绝并行，风格极简，似专门为衬托廊桥而设。一队游人走过木架桥，高矮胖瘦与水中倒影平仄仄押韵出一首古体诗歌。远方山前谁人家，白墙黛瓦黄花，我欲提笔为汝一幅画，佳人请笑纳。恍恍惚惚间觉得“船头”劈开清溪水，在缓缓前行。不，桥没有动，是我的心在动。

我回到起点，那架竖立于石坊后的算盘造型足有两人高、十几米长，硕大如屏风，隔出了两个时代，将多少前朝往事挡在了村内。算珠齐刷刷地落在横梁上，呈现出封盘的姿态，是否在隐喻一个时代落幕时的寂寞和无奈。

我站在村口抬头仰望，把石坊上横刻的“思溪延村”牢牢地记下，这是江西婺源一处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地方。

## 美味青蟹粥



阑 珊

此行海南，在饱览海景的同时也遍尝海味，稀缺名贵的水鱼、鳃鱼、大龙虾，肥硕诱人的海蟹，各种形状的贝壳、海螺，各具滋味，让人大快朵颐。高级餐厅、特色包间的精烹细制，街头大排档的海味火锅、小摊烧烤，无不以其奇形异色展示出海洋世界的五彩斑斓，而最让人回味无穷的，是猴岛渔家水上餐馆的青蟹粥。

猴山脚下，大海之中，一个又一个彼此相连的餐馆居水而建。我们乘小船来到其中的一家，临窗而坐，只觉身置大海，极目远眺，青山耸翠，沧海茫茫，别有一番情调。这是主人的匠心安排——海里吃海味。这儿只有十来张桌子，颇简易的厅堂；但隔板那边却很丰富，全是海产，鱼呀贝呀螺呀，分别用渔网网在水里，想吃什么，选中哪个，就叫渔家打捞上来，过秤入锅，再新鲜不过。主人一再说，假期游人甚多，海味都卖得差不多了，有些好吃的东西吃不到了，实在遗憾得很。说话间，给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白米粥。那天阳光灿烂，游玩了一上午觉得有些燥热，当即用调羹舀了粥送入口中，顿时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弥漫在唇齿之间，再喝一口，那种香味若隐若现，不经意间，它轻轻萦绕你的感官；仔细品时，却又悄悄地飘散，和我平日里喝的粥截然不同，问时说是青蟹粥。搅动碗里，果然在粥里有蟹肉、蟹鳌。想不到，蟹也可以用来煮粥！这对酷喜食蟹的我来说，是一道从未品尝过的佳肴，肉质鲜美，清香溢远，让我大饱口福。多年前曾在舟山享用过的蟹黄羹我一直难以忘怀，而今，在这海南的猴山脚下，我初次品味了蟹粥的清淡与风雅。真是靠海吃海啊，只有在这海上人家，才能随兴而至，就地取材，随手拿鲜活的蟹来，文火慢煮，鲜味飘漾。顾不得拘泥客套，我尽情享受地喝了一碗又要一碗，而身旁十岁的儿子，他喝了三碗。

青蟹粥，淡淡的清香，浓浓的回味。